



安全理事会

Distr.: General
13 February 2018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2018年2月8日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和安全理事会主席的同文信

奉我国政府指示，谨随函附上给秘书长和安全理事会主席的同文信，以答复美国就联合调查机制和禁止化学武器组织事实调查组就在叙利亚使用化学武器行为开展的工作提出的指控。

请将本函及其附件作为安全理事会文件分发为荷。

常驻代表

大使

巴沙尔·贾法里(签名)



2018年2月8日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和安全理事会主席的同文信的附件

[原件：阿拉伯文]

全国执行《化学武器公约》委员会答复美国就禁止化学武器组织-联合国联合调查机制和禁止化学武器组织事实调查组就在叙利亚使用化学武器行为开展的工作提出的指控的信函

我们写信给你，是为了回应2018年1月10日美利坚合众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S/2018/35)中对事实的蓄意歪曲。该信中，就禁止化学武器组织-联合国联合调查机制和禁止化学武器组织事实调查组就在叙利亚使用化学武器行为开展的工作对叙利亚作出了指控和指责。我们谨向你转达全国执行《化学武器公约》委员会对上述信函的答复。我们作出此答复的目的是反击歪曲事实真相的做法，澄清是非，反对美利坚合众国代表团提交的非正式文件中对事实的扭曲和歪曲。

我们感到遗憾的是，美国提出指控的信中采取了系统性的误导性做法，其结论公然违反了最基本的科学原则，适得其反，更不利于美国科学家和专家们自身而不是叙利亚。美国非正式文件中提出的指控的唯一目的就是无所不用其极地挑起针对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的敌意，甚至罔顾人力无法左右的逻辑和科学真理。这些指控是为联合调查机制辩护的努力的一部分，因为许多人均已证实，该机制多项报告不客观、不科学，也不独立。特别是，起草其第七次报告的作者是为众所周知敌视叙利亚并支持武装恐怖主义团体的国家的政治议程服务的。这些国家以美国为首，还有法国等国家，它们惯于利用这种机制为其狭隘的政治利益服务，不惜为此牺牲各国人民的命运和根本性问题。

全国委员会对上述美国非正式文件所载指控的答复如下：

1. 特别是考虑到目前有人正处心积虑地陷害叙利亚的情况，在从汉谢洪提取的沙林样品中发现乌洛托品痕迹，并不意味着沙林确定无疑是由叙利亚生产的。任何人只要想做，就能够利用类似于叙利亚方法的程序生产沙林并在其中添加乌洛托品，以给人留下这是叙利亚生产的沙林的印象。乌洛托品不是违禁品，可以在公开市场上买到。它可以轻而易举地获取并添加进已经制备的沙林。

叙利亚已正式向禁化武组织提交了其制造沙林的流程。特别是考虑到禁化武组织自己的调查承认该组织中发生过违反保密规定的案件，因此这一制造流程被泄露给恐怖主义团体是完全有可能的。

关于禁止化学武器组织2014年对叙利亚库存沙林样品的分析结果比对情况，我们谨通知你，叙利亚库存中不包括沙林。库存中只有已送到境外的甲基膦酰二氟(DF)。应指出，叙利亚已一再要求禁止化学武器组织报告送往国外的甲基膦酰二氟样本的分析结果，以及作为调查机制最后报告依据的甲基膦酰二氟分析结果。叙利亚没有收到任何这方面的答复。要生产沙林，只需取一定数量的甲基膦酰二氟并将其与异丙醇混合。生产沙林就是如此轻而易举。至于该机制报告中提到的杂质，使用不同于叙利亚的流程生产甲基膦酰二氟的过程中也会产生杂质。例如，

有一种方法是将碘甲烷与磷酸三甲酯或磷酸三异丙酯一起使用，然后用亚硫酸氯将其氯化。换言之，与穆莱特先生关于这些杂质是叙利亚库存的指纹的说法相反，该分析报告中确定的杂质并非仅见于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的库存。

关于利比亚的化学武库，尽管其中很大一部分已蒸发的说法没有得到任何文献记录或实质性证据支持，西方国家却已经接受这一说法。联合国已经证实恐怖分子们拥有并使用了化学武器，我们如何能够确信这些库存没有被偷运给恐怖分子？与此同时，禁化武组织拒绝接受甲基膦酰二氟因意外而从两个容器中泄露的可能性。

2. 美国声称，叙利亚政府拒绝允许直接进入现场，因此事实调查组采用了在安全地点约谈证人的方法。

意见：

这种说法纯属捏造。是叙利亚首先邀请禁化武组织访问沙伊拉特机场和事件发生地点，并立即开始进行调查。叙利亚提供了直至最靠近汉谢洪镇的最后一个军事检查站的安全进出保障。叙利亚认为揭示围绕该事件的种种情形符合其利益。该邀请被推脱推迟。还应指出的是，安全进出汉谢洪镇的保障是由叛徒里亚德·易佳卜提供的。此外，人们可以推断，允许访问团进入据指控发生受伤事件的地区而不是加以阻挠，是符合逻辑而且有利于恐怖主义武装团体的。

叙利亚政府提取并提供给禁化武组织的样本中存在沙林，不能解释为证明了叙利亚军队是使用它的一方(第一点对此作了解释)。

美国政府以沙伊拉特机场是轰炸汉谢洪的飞机起飞的基地为借口，轰炸了该机场。此前没有进行任何调查。因此，显然有必要访问该基地并采集样品，以确定该次行动中是否真的使用了该基地。

该机制很晚才去访问该基地，与当地官员进行了面谈，却没有费心提取样品。我们对此的解释是，从该基地采集的样品本可证实那里没有沙林痕迹，而这将证明美国为其袭击沙伊拉特机场找理由而捏造的所有指控都是谎言。在这里，请允许我们指出，叙利亚一直不断催促该机制访问汉谢洪和该机场，而该机制则以安全为由加以拒绝。

访问事件现场本应非常重要，因为这可以查明制造爆炸和散布毒气的机制，以及受伤事件发生的地区。所有这些因素对于确定事件原因都十分重要。因此，该机制未能考虑到所有这些因素，而在任何基于事实和证据的科学调查中，它本应考虑到这些因素。另一方面，叙利亚确实拥有从事件现场获得的证据和作出的推断。

美国坚称，事实调查组没有调查沙伊拉特机场的原因是，机场与证实是否使用了化学武器并无直接关系。由于美国作为轰炸机场的理由提出的说法，这一理由是不可接受的。人不能用同一个理由说明两个相反的情形。然而，轰炸沙伊拉特机场用的也是同样的理由。

3. 对于汉谢洪，最重要的问题不是是否使用了沙林，而是谁使用了它、如何使用。所有有关弹坑、其形状、风向和受伤事件发生地点的科学证据均指向一个结论，即弹坑是人为的，不是空投炸弹造成的。

- 弹坑的形状和深度，以及没有符合所谓炸弹说法的入射角，所有这些均表明弹坑并非由空投炸弹造成。从 3 至 4 公里高度以与飞机相称的速度投放一枚 100 至 250 公斤的炸弹，即使炸弹没有爆炸，造成的弹坑也不会是这种形状。
- 空投炸弹的残余物：头尾均未发现，尽管保留头尾部作为证明指控的证据对于提出指控的一方是有利的。
- 所有可靠的大气条件公报均指出，在事件发生时风是从西南吹向东北方向。然而，据称发生受伤事件的地区位于所谓的弹坑以西，而不是以东。为什么该机制及其他人不问问自己，是什么造成受伤事件发生在与风向相反的方向？难道他们没有想到，或许受伤事件另有原因，弹坑是为了掩盖真正的原因而挖的吗？
- 这一天的飞行地图显示，叙利亚飞机远离事件现场。这些飞机的航线也是从南向北。这一切都得到了全球和当地航空公司的记录。一架飞机不可能在距离目标五公里而且其航线与该目标地点不符时袭击该目标。
- 调查中最重要因素是，存在证实该事件及其情形的实质性证据和样本。
- 证据的保管链是司法调查过程的一个基本要素。
- 由于缺乏可靠的保管链，样品和证据的可信度令人怀疑。
- 显然，该机制没有维护妥善的证据保管链。一个邻国将证据移交给该机制。没有遵循证据的保管原则来核查移交来源、时间和方式。
- 毋庸置疑，负责进行调查的该机制本应收集证据。然而，由于证据是由一个属于努斯拉阵线的恐怖主义派别移交给该机制的，这必然令人怀疑其公信力。
- 保管链、证人和样本均由一个属于努斯拉阵线的恐怖主义团体在一个远离事件现场的地点提供。

4. 叙利亚政府出于揭露真正罪犯的愿望，设法在特殊条件下从事件现场采集了样本。对这些样本进行了分析，并将分析结果原样提交给该机制，尽管其中包含乌洛托品和沙林的分解产物。这只能解释为无可辩驳地表明叙利亚政府的公信力和透明度，以及它没有参与这一事件。要生产沙林，只需取一定数量的甲基磷酰二氟并将其与异丙醇混合。生产沙林就是如此轻而易举。至于该机制报告中提到的杂质，使用不同于叙利亚的流程生产甲基磷酰二氟的过程中也会产生杂质。例如，有一种方法是将碘甲烷与磷酸三甲酯或磷酸三异丙酯一起使用，然后用亚硫酰氯将其氯化。换言之，存在经分析报告查明的杂质并非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的库存所特有。

5. 该机制称其进行调查时遵循科学方法是一回事，其以冷静和务实的方式实际遵循这种办法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该机制作出这项声明，其方法、分析、数据

和结论的准确性便将遭到广泛质疑。方法、分析和评估的公信力远比该机制的报告更可靠的专家和专业人员已经并继续揭示其中若干个结论存在的问题。来自包括美国和英国等西方国家的众多各国专家发表的报告和研究都揭露了该机制的报告中公布的指控和结论的欺骗性。特别是，其中一些专家依靠理论、方法、概率论和假设，采用了比该机制更严格的科学方法。他们驳斥了该机制所依赖的证据本身相关的许多前提，得到的结论完全不同于该机制的结论。这证明，该机制的工作缺乏专业精神，因而其得出的具有其自称的此等“确定性”的结论无效，对它提出的指控是正确的，因此其调查和分析以及由此产生的所有推论都是虚假的。在具有此种高度重要性、敏感性和严重性的案件中，必须以确定性为依托，达成对所提出问题的确定性回答，而不是继续满足于怀疑和推测。

6. 专家们关于弹坑的出现与一个相对较大物体高速行进的冲击相一致的结论牵强附会。如果是那样的话，弹坑的形状应为圆锥形，而且更深，地面侧面可能受影响，而且人行道边缘看起来会不一样。四周的破坏可能与由制导或非制导炸弹造成相一致。至于碎片则可能被高速推进，但炸弹的前部、尾部和其他部分应在弹坑旁边。令人遗憾的是，该机制没有研究这一问题。此外，穆莱特先生称，专家们检查了弹坑中观察到的弹药碎片，但他既未提及为何没有将这些碎片移交他们进行分析，也没有说明为何我们的报告中有关所称碎片的意见没有得到考虑。如果使用空中化学系统，即使如穆莱特先生所猜想的那样距离为 300 米，也应该在落下的地方找到尾部和混合机制。那么这些残余物在哪里？该机制未能解释为何没有这些遗留物。在这里，人们不禁要问：大型物体是直径为一枚 300 毫米至 500 毫米空投炸弹外壳一部分的结论是如何达成的？这一结论毫无依据，是错误的。我们认为，这个物体更可能是一个直径较小的管子的一部分，并非该尺寸。

关于 2017 年 3 月 30 日在 Lataminah 发生的事件，对比对从 Lataminah 村提取样品分析结果的两份报告，我们注意到第一份报告指出存在沙林及其分解产物，但没有提及氟磷酸二异丙酯(DIPF)、二异丙基苯基(DIPP)、六氟丙烯(HFP)、氟磷酸异丙酯(iPPF)或三苯基磷(TPP)等额外成分。

第二份报告被政治化，并在分析结果中增加了“其他化合物”和“杂质”，这样就与关于汉谢洪样本的报告相匹配，并支持他们认为是叙利亚政府使用了用叙利亚方法生产的沙林的指控。因此，很显然，这两份报告相互矛盾。

7. 阿拉伯叙利亚陆军正在当地取得胜利，这意味着它没有必要使用损害叙利亚及其军队声誉的武器。对儿童和平民使用这些武器的人正是那些武装战斗人员，他们正为自己众所周知的目的而使用这些武器。在取得进展和连战皆捷的时候是不会使用这些武器的。在此，我们必须回答谁从这种行为中受益这个问题，以便让调查人员看清情况并指导其工作进程。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希望其提供了必要的科学澄清，以纠正美国信件中的误导性指控。它重申，即使在对其残暴的恐怖主义敌人发动的最激烈的战斗中，叙利亚也没有对其人民使用有毒化学剂，将来也不会这样做。这符合我们的信念，即在任何时间、地点、任何情况下，都没有任何理由使用这种武器。我们还必须

指出，在美利坚合众国刚刚宣布了一项强调加强核威慑政策的新核战略之时，它没有道义立场去指责其他国家不遵守禁止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扩散的各项公约。这一政策违背了所有国际文书和规范，并危及人类的毁灭。

外交与侨民部副部长

全国委员会主席

费萨尔·梅克达德(签名)
